

生活流敘事聚焦小人物

棋士

以「鏡」為棋

東西影畫

由房遠、高妮妮執導，王寶強、陳明昊領銜主演的內地電視劇《棋士》，是演員王寶強時隔14年重回小熒幕之作，劇集自3月25日開播起便受到了觀眾的廣泛關注，其充滿懸念的故事走向和極具電影質感的畫面讓作品迅速破圈，全網播放量便突破3億，打破了懸疑劇市場的低迷。

于童

謀

從《天下無賊》開始，王寶強最為觀眾熟知的熒幕形象便是頭腦簡單、性格耿直的底層草根，因此，在得知他將在劇中飾演一位擅長圍棋的教師崔業時，筆者曾一度對他與角色的適配度有過擔憂。然而，《棋士》中王寶強的表演着實讓筆者眼前一亮。

人物性格對演技要求高

崔業這一角色在寡言的同時兼具窩囊落魄和聰明決斷兩重性格，這對演員的表演有着很高的要求，而王寶強通過肢體、眼神的轉換準確地拿捏了這種衝突感。在面對「上位者」時他身躬如僕，而策劃犯罪時則脊背挺直；在迷茫頹唐時他眼神渾濁游移，決定放手一搏後眼神便瞬間專注，這種「雙面性」的肢體語言讓角色充滿矛盾張力。

同時，王寶強對角色的分析也十分深入，其根據角色棋手習慣設計的「手指蜷曲」和緊張時「走路揣兜」等動作也在無聲中增添了角色的真實感。

此外，飾演崔業的陳明昊表現同樣精彩。作為以出演話劇為出身的演員，他在塑造人物時，對細節的把控也十分準確，例如在審訊時他將手指敲打案卷的節奏與嫌疑人瞳孔收縮同步，在拒絕妻子同學的行賄時嘴角雖然保持微笑但眼神卻十分銳利，而面對崔業時卻總是眼神嚴厲而姿態放鬆，陳明昊都通過微表情的疊加傳遞出了角色處在不同身份時的複雜性。

不同於大多數的內地電視劇，《棋士》的人物對白相當簡練克制，鏡頭是最主要的敘事載體。導演兼編劇房遠、高妮妮坦言，比起「罪」，他們更想講「人」，試圖以「生活流敘事」聚焦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與人性博弈。因此，本劇的大部分鏡頭以生活流細節為錨點，通過捕捉與放大日常行為的情緒和演員們的肢體語言細節蓄力，無聲傳遞角色的壓抑與黑化動機。例如，被社會和家庭同時邊緣化的崔業獨自吃肯德基時凝視遊戲機的鏡頭，以靜態畫面外溢孤獨感，為之後他無法拒絕對夏生（陳永勝飾）這一「低能」罪犯的依賴，提供了能被觀眾理解的心裏動因。



▲棋士身份和圍棋元素隱喻情節發展。



▲內地演員王寶強時隔14年重回小熒幕。

略

着重隱喻表達追求質感

不得志的中年教師為解決家庭困境，與一位「笨蛋小弟」組成犯罪搭檔，利用自身專業知識走上犯罪道路，這一與經典美劇《絕命毒師》較為類似的故事主線，在社交媒體上成為了觀眾們討論的熱點。然而在筆者看來，《棋士》對經典影視作品的借鑒與學習遠不止《絕命毒師》，這也是其「高質感」的來源。

這部劇的導演在鏡頭設計上十分注重隱喻表達與視覺張力，劇中反覆出現的「魚」不僅是道具，更是角色命運的隱喻。例如，崔業用活魚換掉死魚的鏡頭，暗示其操控棋局的能力；而幾次對魚缸的更換也暗示崔業自身境況的轉變。類似的設計在《這個殺手不太冷》、《惡女花魁》等電影中多有使用。而在崔家兄弟的竹林對話場景中，前景兄弟倆的談話與後景夏生和受害者的追逐戲形成多層次空間對比，

劇情介紹

《棋士》主要講述圍棋老師崔業（王寶強飾）因在信用社搶劫案被劫為人質，意外將圍棋謀略用於犯罪，從普通人淪為犯罪策劃者，並與警察哥哥崔偉（陳明昊飾）展開黑白對抗的故事。

為

也與《公民凱恩》的經典調度如出一轍。此外，在強調懸疑感的劇情中，導演也經常使用關聯性剪輯，通過相似物件的空間跳轉，實現平行敘事的自然過渡。正是由於主創團隊對經典影視作品的博取眾長，才使得作品擁有了電影一般的質感，令本劇的畫面敘事不僅服務於劇情推進，還成為了角色心理的外化載體，每一幀皆暗藏棋局般的精密設計。這種「以鏡為棋」的美學實踐，也同時呼應了本劇「棋士」的謀略內核。

不過，在優秀的表演和鏡頭之外，本劇也有著一定的「硬傷」。導演自述在敘事節奏中強調「遇人則慢，遇事則快」，然而在筆者看來，在沒有安排足夠懸念的前提下，劇集中段的節奏實在過於拖沓，對夏生的「不靠譜」的刻畫較為重複，讓觀眾很難共情他的遭遇，也讓故事中的很多邏輯硬傷暴露出來，影響了觀眾的觀看體驗。導演們所追求的「挑戰罪案劇新表達」仍有努力的空間。



▲王紅羽利用崔業的圍棋天賦實行犯罪。



▲陳明昊飾演警察崔偉，演技有亮點。

重



▲《棋士》講述圍棋老師崔業（左）與警察哥哥崔偉的黑白對抗故事。

▲劇中出現的汽車爆破場面。

《隔壁的房間》優雅面對生之命題

電影《隔壁的房間》（The Room Next Door）改編自美國作家西格麗德·努涅斯小說《鄰人之愛》。該片是由貝德羅·艾慕杜華自編自導，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蒂妲·絲雲頓、奧斯卡金像獎影后茱莉安·摩爾、約翰·特托羅、亞歷桑德羅·尼沃拉、胡安·迭戈·博托等主演的電影。該片於去年9月2日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並榮獲第81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合理設定展現角色末路

該片沒有複雜的人物和龐雜的背景，圍繞英格麗德和瑪莎這對年輕時的好友展開，主要講述英格麗德（茱莉安·摩爾飾）成為了一名小說家，而瑪莎（蒂妲·絲雲頓飾）則成為了一名戰地記者，好友失聯多年再次恢復聯繫，但其中一位已經身患重疾……

整個劇情在現在和過去之間交織，就像一股麻繩，這是典型的單組二維交互主線結構。該片的導演和編劇貝德羅·艾慕杜華為觀眾選擇了一個特別好的主視角——英格麗德的視角。觀眾能夠從這個巧妙合理的設定，進入到瑪莎人生的最後時刻。也是從這一刻，觀眾能夠理解到如何面對生命的最後時

刻，如何面對死亡。

關於死亡教育，相比此前同類電影《Bucket List（遺願清單）》和《TRUMAN（特魯曼）》的戲劇性，《隔壁的房間》顯得更加的平靜和真實，甚至絕大多數的內容是大段大段長對白的內景戲。這些部分或會無聊，但《隔壁的房間》卻以目不暇接的戲劇衝突，牢牢吸引著觀眾。危機隨時都會出現，因為主角處於一個虛弱卻打算體面和優雅地自行離開的狀態。她說話和呼吸都讓觀眾感受到她的脆弱，特別是她越想表現得正常，就越令劇中人乃至熒幕外的觀眾感到擔憂，令敘事始終處於充滿緊張的氛圍當中，且透著直入人心的憂傷，而這種憂傷也會被電影中時而出現的溫馨所淡化。

鏡頭語言驅散死亡陰霾

導演貝德羅·艾慕杜華一直在用鏡頭、構圖和色彩，驅散著死亡帶來的憂傷和恐懼。即便是瑪莎在紐約醫院的重症病房，也進行了溫馨的裝飾布置，鮮艷的沙發，暖色的牆紙，甚至還有窗外的曼哈頓下著粉色的雪。可以說，導演以一種鮮豔的色調，讓觀眾感受到延至生命最後一刻的熱情。

艾慕杜華在規定情境的氛圍營造中設計了三次雪景的出現，這三次都與電影的獨白有關。第一場是她們久別重逢不久時病房窗外夜晚的曼哈頓竟然在燈光映照下，飄雪透著粉紅色。瑪莎躺在床上靜靜地吟誦著Joyce（喬伊斯）的電影《The Dead（死者）》的結尾獨白；第二次出現雪是在瑪莎和英格麗德在度假屋看電影，前面看的還是喜劇，後來瑪莎執意要看電影《死者》，《死者》的結尾雪出現了，瑪莎躺在英格麗德的身上，一邊小聲念出這段對白，一邊流出了眼淚；最後一次出現雪，是在電影片的結尾，瑪莎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英格麗德和瑪莎的女兒躺在屋外的躺椅上，突然寒冷的山區飄起了雪。

電影中，蒂妲·絲雲頓為觀眾展現了精湛的演技。瑪莎是戰地記者，回憶中的她，堅毅勇敢配以深邃的眼神和面部神態，動作幹練體態輕盈。當經受病痛的折磨時，她渙散的眼神有一個漸變的過程，呈現了一個癌症患者應該有的狀態。而這需要演員控制自己的眼神、瞳孔以及表演中的眼部周期運動。此外，蒂妲·絲雲頓還飾演了瑪莎的女兒，其十分自然流暢的演技，為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葛若凡



▲電影《行規》（1979）劇照。

翁維銓《行規》4K修復版M+首映

【大公報訊】「M+修復」首部作品、由香港獨立電影製作人翁維銓執導的《行規》（1979）修復版，今日（13日）及4月19日在M+戲院首映。這部劃時代的電影將由M+與香港國際電影節攜手呈獻，作為第4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備節目放映。本片亦將於意大利烏甸尼四月底舉行的第27屆遠東電影節的修復經典單元展出。

《行規》為翁維銓首部劇情長片。電影把毒販、警方與線人的關係描寫得入木三分，備受讚賞。電影扎實具體地對查案及犯罪細節進行刻畫，以手提攝影等紀錄片手法拍攝大量實景，不賣弄方便的戲劇性特色，使它在香港電影新浪潮首浪的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其獨特完整的風格亦不復見於翁維銓往後作品中。

《行規》於2025年由M+以香港電影資料館保存的原35毫米畫面及聲音底片為基礎，在電影修復所L'immagine Ritrovata進行4K數碼

修復，並由天下一製作完成色彩校正。

每場放映將設映後談，由導演翁維銓分享當時的電影製作過程及電影修復項目在香港的重要性，以廣東話進行。電影主角白鷹及焦姣亦會出席今日（13日）的映後談。

「M+修復」是一個新項目，旨在透過推動修復和展出九部劇情長片，增加觀眾對香港豐富的電影文化遺產的認識。本項目以1979年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為主軸。這是一個創意實驗與技術創新不絕，電影風格和主題有別於主流的重要時期。新浪潮導演如方育平、許鞍華、譚家明、嚴浩和翁維銓等對香港電影文化影響深遠，他們從歐洲藝術電影、荷里活和美國獨立電影中汲取靈感，各有發揮。

項目中的另外兩部修復版電影，包括《董夫人》（1968）及《愛殺》（1981），將於M+戲院2025年秋季節目上映。



▲英格麗德（右）與好友瑪莎多年後邂逅，但後者已身患重疾。



▲《隔壁的房間》出現多次雪景。